

农村娃上中国名牌大学的故事

马远征

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1956年7月1日，《河南日报》刊登我被中国人民大学录取的消息后，我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，告别了开封二中的老师和同学，回到了杞县最南端的竹林乡西程寨村。平

人逢喜事精神爽。这年的暑假我过得格外轻松、愉快，每天锄地、割草……忙得不亦乐乎！时间过得真快，一转眼一个多月的暑假即将结束了，这时又传来一个好消息，我的本家弟弟马守法考上了北京医学院。这回去北京我不孤单了，有了伴儿，心里乐滋滋的。说起相伴的同学，我想起了另一位同学，他叫程慎科。西程寨村有3个学生，我、马守法、程慎科。程慎科家在村东头，我家在村西头，马守法家在村中间。我们3个人从小学、初中、高中一起上学，程慎科身体强壮，性格开朗，乐于助人，为人处世总是吃苦在前、享受在后，是我俩敬佩的老大哥，他高中毕业后在

时消息闭塞的家乡，这次却出人意料，我考上大学的消息不胫而走，在家乡方圆几十里传开了。可能是物以稀为贵吧！我们这里老辈人从来没有出过秀才、举人之类文人，新中国成立后，也没有人考上大学，

更别说是考上名牌大学了。这就是人们一遍又一遍地把我考上大学当成奇闻、当成百年不遇的稀罕事议论着、相传着的原由吧！

北京求学

开封参加了工作。在去上大学路上，3个人变成了2个人，我俩心中有一股说不出来的酸苦滋味……十多年的中小学岁月已经过去，向往已久的大学校门已经敞开，正等待着我们。想到这些，我俩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行程步伐，由杞县、开封赶到郑州，坐上开往北京的闷罐车。人生第一次坐这种火车，一上去才知道车上没有座位、没有灯光、没有窗户、没有列车员。我和马守法找个空地坐下来。本来想着坐上火车后可以好好休息呢，可是一上车才知道根本无法休息，火车没有正常的速度，正走着走着突然来个急刹车；正停着又突然开走了，弄得我俩东倒西歪、晕头转向。停车时

间、停车地点也没有规律，有时不到车站，在野地里就停下来，一停就是三五个小时，前不靠村，后不靠店，幸亏我俩带的有干馍，饿了啃几口。就这样昏天黑地地熬过三四天，在一个东方欲晓的早上到达了日思夜想的首都北京。一出前门火车站，我俩各自找到学校的接待人员，坐上了校车。一座座高大雄伟的建筑、一条条整洁宽广的街道、一群群井然有序的行人，使我精神振奋，几天来的疲劳、烦恼瞬间一扫而光。我就像《红楼梦》里的刘姥姥走进了大观园一样，东看看，西瞧瞧，只觉得两只眼睛不够用，看着看着到了东四十二条海运仓校园。

迈进哲学殿堂

在校门口迎接我的是先前到校的闫长贵同学，由他领我报到。我被分配到哲学系6班，班里有28位同学，我住在海运仓平房第6排2号房，这间房住4位同学：福州来的陈武光、杭州来的金羽、太原的王贵秀、河南来的我。屋内是双人床，我住上铺。哲学系领导早已做好了开学准备，郝骥如是6班的党支部书记，我被指定为6班的学习班长。我享受甲等助学金，每月16块5角，其中12块是伙食费，4块5角是零花钱。当时的伙食是我有生以来从没有吃过的美食：主食米饭、蒸饺、包子、红糖花卷、炸糖麻花、馒头、窝头；副食白菜拌虾皮、肉丝炒萝卜、红焖肉、炸丸子、烧带鱼、炒三丝、羊肉萝卜等。这样的伙食对我来说就是“天天过大年”。

我们住的海运仓是朝阳大学的旧址，校园南边的几座四合院是我们的教室。东南面一栋青灰色的二层楼是几个系的办公室。西南面一栋黄色二层楼是中共党史系、马列主义基础系的学生住区。我们哲学系200多名学生住在北面靠近墙边的6栋红色平房里。哲学系住地东面的一栋红色四层楼是新闻系所在地。校园中间有一个很大的体育场。

中国人民大学是我党在新中国成立后创办的第一所正规大学，由全国著名革命

家、哲学专家组成校系领导班子。校长是共产党元老吴玉璋，副校长有胡锡奎、聂真、邹鲁凤、李培芝（王若飞夫人）等。哲学系无论是系领导班子还是教师队伍阵容都非常强大。哲学系主任何思敬是法律专家，1946年国共两党重庆谈判时，何思敬是周恩来的法律顾问。何思敬还是翻译家，他精通德语，黑格尔的《哲学的贫困》就是他翻译成中文的。他给我们上哲学课，讲课速度很快。他强调学哲学要有广博的知识储备，要有扎实的社会科学、自然科学基础，要学康德、黑格尔，还要知道达·芬奇、米开朗琪罗。有一次，我们班几名同学到铁狮子胡同1号一座灰楼内的何主任办公室。进入办公室，我们大吃一惊，这哪是办公室，简直就是一个图书馆，屋内除了一套老式沙发、一张宽大的写字台外，四周全是书架，上面摆满了外文书籍。为了查找资料，学校还专门为他配备两三名助手。何主任是研究黑格尔的专家，他说话的声调也充满外文腔调，他叫黑格尔，听起来只有两个字“黑根”，“黑”字音重，“格尔”音轻，“尔”字几乎听不到。一谈起黑格尔何主任就兴奋起来，他说：《黑格尔全集》有好几个版本，还有《黑格尔百科全书》《黑格尔辞典》就有3部。何主任家是外交世家，他的女婿黄华、女儿何理良都是著名的外交家。系领导和老师还有吴江、齐一、肖前、徐林、苗力田、陈先达、乐燕平、石峻、吴大昆、胡华、王方铭、黄顺基，还有特别受学生欢迎的青年教师庄福龄、李秀林、汪永祥、刘淑尘等。在系主任的影响和带动下，老师们都精心备课，耐心讲解哲学原理，还举办经典著作讲座，比如乐燕平老师逐字逐句地给我们讲解马克思的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》。在老师的精心教育下，点燃了我们这些青年学子求知之火。四处借书、买

书，正是这些书，把我们带进了浩瀚的知识海洋。那时海运仓平房宿舍里很少按时熄灯，大家都在静静地读各种哲学书籍，每逢专家讲课，争抢座位成了“家常便饭”。学校还邀请校外专家艾思奇、冯友兰、杨献珍、贺麟等前来讲学。学校还有苏联专家近百名。哲学系主任顾问依奥尼奇是苏联哲学博士、莫斯科大学教授。他曾在哲学系讲哲学课，他一句一句地讲，翻译一句一句地翻，一节课得用两节课的时间。哲学系第一学期开了8门课程：辩证唯物主义、形式逻辑、数学、外国哲学史等。给我们讲哲学原理的是徐琳教授。他不是一上来就讲原理，而是从哲学史讲起，从古希腊罗马哲学讲起，即德摩克里特、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等。教我们形式逻辑的是王方铭老师。他讲课表情丰富、语言幽默，很受学生欢迎。王老师因为不同意苏联教科书上某些学术观点，写了不同观点的文章，受到了毛主席的关注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

——讲一讲我们自己的故事